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利图马在安第斯山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4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利图马在安第斯山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41

[秘—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著

赵德明 / 主编

李德明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我第一次接触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是在1979年，那是应上海《外国文艺》杂志之约，与友人共同翻译他的新作、第四部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事隔十七八年，现又应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之约，翻译这位多年之前已经成为文学巨匠之人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这两部作品的非凡写作技巧、独特的情节结构深深地吸引了我，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们有共同点，又有不同处。二者相比，后者的技巧和结构又有极大的升华，颇有轻车熟路、炉火纯青、无懈可击之感。这部作品的语言极为洗炼，没有一个多余的句子和字词；情节安排得那样紧凑、巧妙，好像再没有别的写法，哪怕一个微小的调整，都有动一子而毁全局之险似的。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全书共20章，在单数各章里，主要描写胡利娅姨妈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爱情故事。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巧夺天工地安排了广播剧作家彼德罗·卡玛乔在事业与生活上的荣辱、兴衰。这是一种铺垫。用舞蹈语言来说，就是伴舞，以烘托那对恋人活动的社会氛围；而在双



数章里，写的却是一篇篇短篇小说，其故事情节与单数章全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它们是一幅幅社会风情画，串联起来便组成了一个多层面的社会舞台，供单数章长篇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在上面活动。这样，社会舞台、主要演员、伴舞衬托共同构成了一台有声有色、色彩斑斓的大戏。毫不夸张地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为小说创作又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这就是后来评论界称誉的“结构现实主义”。

《利图马在安第斯山》这部作品共10章，每章又规规整整地划分为三个小节，虽然作者并没有用数字或文字标明出来。全书每章中的第一、二小节集中描写哨所班长利图马和助手托马斯·加列尼奥，在安第斯山深处的小镇纳克斯调查连续发生的人员失踪案子的情景。在这一主线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渐渐引出了两大组恐怖气氛浓重的故事。其一，长期困扰秘鲁、震惊世界的“光辉道路”分子十分猖獗的恐怖活动。他们神出鬼没，突袭村镇，堵截长途公共汽车，杀害无辜平民百姓，包括普通外国游客、环境科学工作者；人们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之中；其二，是一种比“光辉道路”更为恐怖的恐怖，因为它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基础，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这就是类似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河伯娶亲”的迷信礼仪，即用活人来祭祀被称为“阿普”的山神、山灵、拦路鬼。千百年来，安第斯山的土著部落生活在封闭状态，面对频仍的泥石流、雷电击人、矿山塌方、瓦斯爆炸、怪病猝死等自然的、医学的现象感到不解、困惑，从而给愚昧的迷信意识提供了产生、传播、蔓延的土壤，并逐渐形成了一些恐怖的祭神仪式。

《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一书伊始，在第一章的第一、二两个小节分别描述了人员失踪、长途汽车被劫的情节，把这两种



恐怖一下子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并在以后的篇章中，运用一系列手法，诸如“声东击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制造悬念”等，把这两种恐怖编织在一起，酷似乱麻团、乱线球，使故事情节高潮迭起，气氛浓烈，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然后，利用“剥法”渐渐梳理，在全书尾声中将谜底揭示出来。

这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作者如此别出心裁地对这两种恐怖着力描写，目的在于表现秘鲁当今的政治矛盾、社会矛盾、种族矛盾，表明他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担忧。这也是他所有作品的永恒主题。现在想起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为什么前几年竟企图弃文从政，为竞选秘鲁总统着着实实地进行了一番活动，答案就在这里：想以实际行动治理国家。

《利图马在安第斯山》的每章第三小节集中描写托马斯·加列尼奥与妓女梅塞德丝的爱情故事。托马斯·加列尼奥本为一个绰号叫做“脏猪”的大官当侍从。他发现“脏猪”是一个性虐待狂。每天夜里，他一会儿皮带抽打，一会儿脚踢，使梅塞德丝不停地哭泣、呻吟。住在隔壁的托马斯·加列尼奥久久不能入睡，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毅然拔出手枪，闯进“脏猪”卧室，开枪把他打死。从此，他带着梅塞德丝到处奔波，克服千难万险，最后回到首都利马，在教父的帮助下，躲避了法律的严惩。二人终于美满地结合在一起。作者把这一桩爱情的事写得纯洁无瑕、感情诚挚、天真烂漫、感人肺腑。

综上所述，《利图马在安第斯山》由两部“小说”组成，一部写恐怖，一部写爱情。它们独立成篇，但又互相关联、烘托。这两部“小说”的情节高潮互相照应，互相追逐。这种对比法使恐怖显得更为可怕，爱情更为美好；前者令人憎恶，后者令人向往、追求，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整个故事的趣味性，

译序 ++++++  ++++++ 利图马在安第斯山

为全书的主要情节起着绝妙的配合作用，因为爱情故事和恋人隐私是随着发生在安第斯山区的恐怖和悲剧而描写的。

本书获得西班牙环球出版社“环球奖”。

李 德 明

1996 年初冬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6)
第三章	(54)
第四章	(80)
第五章.....	(117)
第二部分.....	(147)
第六章.....	(149)
第七章.....	(176)
第八章.....	(200)
第九章.....	(230)
尾 声.....	(255)
第十章.....	(257)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利图马看见那个印第安女人出现在茅屋门口时，立刻在心里琢磨起她将要说些什么来。她真的说了，不过，是用克丘亚语^①。她嘟哝着，一丝口水从掉光牙齿的嘴角流出来。

“她说什么，托马西多^②？”

“听不太懂，班长。”

这个宪兵向刚刚到来的印第安女人转过身去，一边也用克丘亚语说着，一边打着手势，让她讲得慢一些。那个印第安女人又把那一串无法辨听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利图马觉得好像听到一支兽类乐曲似的，立刻紧张起来。

“她到底在说什么？”

“她丈夫失踪了。”利图马的助手低声说。“好像事情已经发生4天了。”

“已经有3个了。”利图马结结巴巴地说。他感到脸上的每

① 居住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讲这种语言。

② “托马西多”是“托马斯”的昵称。

个毛孔都在冒汗。“他妈的。”

“怎么办呀，班长？”

“把她的话记录下来。”利图马觉得一股寒流顺着脊柱上下直蹿。“让她把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宪兵叹着气说。“先是小哑巴，后是那个患白化病的人。现在是公路的一个工头。我的班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呀！”

这样是不行。但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着，现在是第三次了。利图马想象着，他如果向纳克斯镇的人、营地工人和印第安社区的居民询问这个女人丈夫的下落，他们一定会露出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用一双冷漠的小眼睛看着他。他又想到前两次向这些人问起另外两个失踪者时出现的情景，心中立刻不安起来，觉得有些束手无策：他们总是摇着头，说话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回避对方的目光，闭着嘴巴，紧锁眉头。那是害怕报复！这次也会这样。

托马斯开始审问起那个印第安女人来。他拿着一支秃铅笔——不时地用舌尖舔一下，一边提问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这些家伙骑到我们头上了。”利图马在心里想着。“说不定哪天夜里又会出现。”前一个来报告白化人失踪的也是女人，不知她是母亲，还是妻子，一直没有搞清楚。白化病人去上工，或者下工回来，工地工人和家中亲人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小佩得罗到镇上给哨所宪兵买啤酒，也再没有回来过。谁都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在他们走失之前，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两个人脸上有恐惧、疑虑的表情，也没有注意有什么病症。难道被山丘吞食了？事情过去三个星期了，可是班长利图马和他的助手托马斯·加列尼奥仍然像第一天那样一无所知。现在，



又有一个人失踪了。他妈的！利图马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开始下起雨来。一颗颗豆大的雨点噼哩啪啦地打下来，屋顶的锌板不停地颤抖着。还不到下午3点钟，暴风雨就已把天空遮挡得漆黑如墨，远方不时传来雷声。山里人以为在山间滚动的雷声是从大地深处——那儿也有牛、蛇、秃鹰，还有幽灵——爆发出来的。印第安人真的那样认为吗？当然喽，班长，他们甚至面对雷声祈祷，摆上供品。您没看见他们把一盘盘食品摆放在山谷里吗？利图马在迪奥尼西欧的酒馆里喝酒，或观看足球比赛时，人们每次对她讲起这些事，他都搞不清楚他们讲的是确有其事，还是嘲弄他这个来自海滨的人？茅屋的墙壁裂缝经常有条小青蛇探出头来，向云朵吐出芯子。山里人真的认为闪电就是天上的蜥蜴？雨滴编织起来的一幅幅“水帘”挡住了视线，茅屋不见了，搅拌机不见了，压路机不见了，吉普车不见了，对面山坡桉树中间的社区居民房屋不见了。“仿佛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踪影。”他这样想着。营地上一共有二百来个小工，来自阿亚库乔、阿普里马克，不过，大部分来自胡宁的万卡约与孔塞西翁和万卡维利加的帕姆帕斯。相反，来自海滨的，据他所知，一个也没有。就说他的这个助手吧，也不是海滨的。不过，托马斯虽然生在希瓜尼，又讲克丘亚语，可像一个在当地出生的西班牙人。第一个失踪的小佩得罗·蒂诺克就是他带到纳克斯来的。

托马斯·加列尼奥为人坦诚，虽然表情有些沮丧。夜晚，他对利图马无所不谈，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朋友。他来不久，班长就对他说过：“从你的为人看，你应该是生在海滨的。托马西多，甚至应该生在皮乌拉。”“我知道，班长，这话出自您的口，很耐人寻味呀。”没有助手的陪伴，这种孤独的生活太

可怕了。利图马叹了一口气。山里人粗鄙，疑心特别强盛，为政治而互相残杀。最糟糕的是，经常有人失踪，那么，他来安第斯山之巅干什么呢？为什么不留在他的家乡？他的脑际突然闪过这样的一幕：他坐在里约酒吧里，四周全是啤酒，他的伙伴都是热血青年。那是在皮乌拉，夜晚炎热，天空布满星斗，华尔兹舞曲在耳畔回荡，山羊味和角豆树味不时扑来。他好像咽下一口苦水，牙齿感到酸痛。

“报告，班长，”他的宪兵说。“那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她害怕得要死，您没看出来？”

“告诉她，我们一定设法找到她的丈夫。”

他对那个印第安女人笑了笑，用手比划着说，她可以走了。那女人仍然毫无表情地看着他。她身材矮小，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到底有多大；她的骨骼像飞禽一样酥脆。她的身体埋在层层又层层裙子里。那顶破草帽，帽筒和帽沿都快脱离了。但是，她那张布满皱纹的面孔和眼睛上，却有点什么永远不可破碎。

“她好像还在等候她丈夫的消息，班长。她说，要发生的事必然发生。不过，当然喽，她从来没有听别人讲过恐怖分子和光辉道路^①。”

那女人没有点点头以示告别，便转过身，冒着大雨走了出去。几分钟之后，她便消失在铅灰色的雨点中，消失在去营地的路上。班长和他的助手好一阵子没有说话。最后，利图马助手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起来，那声音犹如悼词一样：

“我给您讲件事吧。依我看，我和您谁也不能活着从这儿

^① 是秘鲁的一个恐怖组织。



出去了。我们已被包围了，别蒙在鼓里了。”

利图马耸耸双肩。一般说来，他总是精神不振，助手必须给他打气。而今天，他们两个人变换了角色。

“没有必要垂头丧气，托马西多。不然，他们攻到这儿，我们被抓起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根本谈不上自卫。”

风把屋顶的锌板吹得咣咣作响。偌大的雨点掉在房间里，啪啪地反弹起来。茅屋只有一个房间，中间用木制屏风隔开来；茅屋四周用一袋袋石块、泥土加固着。屏风的一侧是宪兵哨所，里面有两样东西：两条板凳上架块木板便是办公桌，柜子里保存着一个记事本和军务报表。另一侧，因为空间很小，两张行军床并排放着。他们用煤油灯照明。那台电池收音机，如果天气条件好，可以收到国家电台和胡宁电台的广播。下午和晚上，班长和他的助手都把收音机贴在耳朵上，设法听到利马和万卡约的消息。在夯实的泥土地上，摆放几张牛皮、羊皮，简单的炊具，便携式煤气炉，酒葫芦和杂物。利图马和托马斯的箱子也放在地上；那个没有底的衣柜——就叫它是枪械库吧——里，存放着步枪、子弹带和自动步枪。他们总把左轮手枪带在身上，夜里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此刻，他们坐在褪了色的圣心画像——那是印加可乐的广告——旁，有好几分钟一直默默地听着雨点的声音。

“我想，他们不会把这个人杀掉，托马西多。”利图马终于开了腔。“最有可能的是，把他们带到他们大本营去了。说不定这三个人这次能够找到三个失踪案件的谜底呢。”

宪兵取下铁皮杯子，点着煤气炉。

“在安达怀拉斯，当潘克沃中尉通知派我到这个世界之角时，我就这样想：真不错，到了纳克斯，恐怖分子一定把你干

掉，加列尼奥；越早干掉越好。”托马斯喃喃地说。“那时，我已经有些厌世了。班长，至少我心里是那样想的。可是，现在大难临头了，反倒害怕死了。”

“只有傻蛋才不到大限就死去呢！”利图马说。“人的一生中，总有不顺心的事，现在没有，以后也会有。你真的想死？年轻轻的，为什么？”

“一定要为什么吗？”宪兵笑了。他把咖啡壶放在煤气炉上，红蓝相间的火苗很旺。

他很瘦，都能看见骨头，但十分健壮，一双眼睛深沉而活泼，皮肤呈青铜色，牙齿洁白、外突。在不眠的夜里，屋子里虽然黑洞一般，利图马却能看见那两排牙齿在闪闪发光。

“是不是在爱情上，为某个姑娘而伤心？”班长舔了舔嘴唇，贸然地说。

“如果不是那样一个姑娘，谁为她伤心呀？”托马西多的心情有些激动了。“再说，您应该感到骄傲。她也是皮乌拉人。”

“同乡呀，”利图马笑了起来，说；“太好啦。”

小米切莉患有高山病——她抱怨胸部发闷，那种感觉和观看令她迷恋的恐怖电影一样，全身不知道哪儿不舒服——，不过，尽管如此，当她看到如此荒凉的景色时，还是非常激动的。阿尔贝特恰恰相反，他一直感到很开心。他犹如一生都是在三四千米高山上度过的，一看到遍地积雪，一群群忽东忽西涌动的驼羊就陶醉了。这辆又破又旧的公共汽车嘎吱嘎吱地爬行着，一会儿是坑洼，一会儿是石堆，好像时时刻刻向它挑战似的。在全车厢里，他们是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但是，这一对法国人似乎没有引起旅伴们的注意。就是听到他们用外语讲



话，也没有人回过头去看一眼。人们围着头巾，穿着斗篷，有的人还戴着帽子。为了抵御夜间的寒冷，每个人都穿得很多。旅客们都携带不少东西，包袱呀，铁皮箱子呀。一个女人甚至带了好几只老母鸡，咯咯叫个不停。硬板座位，人员庞杂，你拥我挤，阿尔贝特和小米切莉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怎么样。”他问。

“还好。”

过了一会儿，小米切莉大声讲起来，她讲的那几句话正是阿尔贝特想要讲的：他们两个人在利马的“奇迹”旅店争论坐汽车还是乘飞机去库斯科时，他说得很有道理。当时，她坚持坐飞机，那是大使馆的一位先生出的主意，而他是那样坚持坐公共汽车，小米切莉只好让步了。可是，她并不后悔。不然，失掉这个机会太遗憾了。

“当然遗憾了。”阿尔贝特指着凹纹玻璃窗外说。“太壮观啦。”

太阳正在落下山去，地平线上显现出了孔雀开屏样的晚霞。左侧那片长长的黑绿色高原上，没有树木，没有房屋，没有人迹，没有兽类。不过，到处闪着水晶般的光彩，仿佛一垅垅金黄色的麦秆中间有小溪或湖泊似的。右侧，则是一片光秃秃的景象，岩石、深洞、断壁，别无他物。

“西藏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小米切莉喃喃地说。

“我要对你说，这里比西藏好看。”阿尔贝特说。“我早就说过了，秘鲁，可爱的秘鲁！”

破公共汽车前面已是一片暮色了。天气冷了下来。深蓝色的天空，有几颗星眨巴着眼睛。

“哎哟……”小米切莉蜷缩起身子。“我现在才懂得为什么



所有人都穿得那么多。安第斯山的气候变化太大了。上午热得喘不过气，夜里一下子变成冰的世界。”

“这次旅行将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阿尔贝特说。

有人打开收音机，一阵金属碰撞声过后，传来音乐旋律声，悲凉、单调。

“这是琴声和笛声。”阿尔贝特听出来了。“到库斯科，我们买只小笛子，得学会跳瓜伊纽舞^①。”

“回到学校以后，举办一场汇报演出。”小米切莉充满了幻想。“秘鲁之夜！克纳克^②的要员和名流都来！”

“你如果想睡一会儿，我给你当枕头！”阿尔贝特提议说。

“两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这一天。”他同意她的话。“省吃俭用，阅读各种有关印加帝国^③和秘鲁的参考资料，脑海里浮想联翩。”

“你一直这么高兴。”他的女伴笑着说。“对，我也挺高兴的。都是你鼓动我来的。真应该感谢你。我觉得葡萄糖镇定剂起了作用。现在不那怕惧怕高山，呼吸也平静多了。”

过了一会儿，阿尔贝特觉得她打了个呵欠，便把胳膊垫在她的双肩下面，给她脑袋当枕头。不大工夫，小米切莉便睡过去了，虽然汽车颠簸、摇晃得那样厉害。他知道，他本人是不会合眼的。他真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脑子里，然后慢慢地回忆，再写在日记本上。他们从克纳克乘上火车的那一天起，他

① 这是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印第安人跳的一种民间舞蹈。

② 是法国的一个地方，以盛产白兰地而著称。

③ 印加帝国出现于公元十二世纪，十五世纪达到鼎盛时期，疆域北起哥伦比亚南部，南至阿根廷、智利北部，首都为今秘鲁的库斯科。